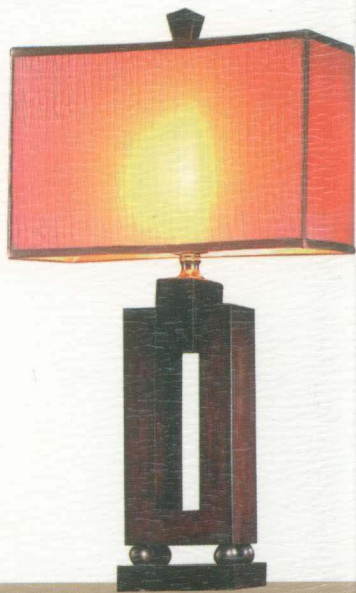




JIAO SHI YAO XIANG MING BAI ZAI JIAO

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要
让学生学得明白，自己必须要教得明
白，教师要明白才能让学生明白。

姚志忠◎著



教师要

想明白

再教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AO SHI YAO XIANG MING BAI ZAI JIAO

教师要想明白再教

姚志忠◎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要想明白再教/姚志忠编.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44-3707-6

I. ①教… II. ①姚… III. ①中小学-教学研究
IV. ①G6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459 号

出品人 周海歌
总策划 樊达程 森
项目统筹 程继贤
市场统筹 段炼 刘晓东
责任编辑 李黎 陆鸿雁 朱彦
特邀编辑 祝霞
装帧设计 江姜
插图设计 黄如驹
责任校对 赵菁
责任监印 周建民

书 名 教师要想明白再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920mm×130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3707-6

定 价 28.00 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66 68155667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5 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想明白再教，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我鞭策，绝无居高临下要求他人之意。因为在我，还有许多道理想不明白，甚至也不敢奢望终生能想明白。以己之昏昏，岂敢教人昭昭？不过，也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决了我们普通人思考与探索的价值。每个人的思考和探索，虽是微小之得，但大家共同参与，涓涓细流，自会汇成滔滔江河的。

我从教已近30年，以高中生学历、代课教师身份进校，一望同事，皆师范院校正规毕业生，无一不根正苗红，则怵然惕然，唯有笨鸟先飞，方可有幸忝列其中。于是一边攻读学历，一边苦钻教材，以补先天之不足，庶可免同行之轻，后生之笑。

攻读钻研之余，对教师之“圣经”——教学参考——中的不深不透甚至纰缪之处，也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郁结于心，不吐不快，不只引入课堂，与学生谈论，且捉笔成文，斗胆投稿，冀有同道切磋琢磨。十多年来，也就有了一定积累，形成了“精耕细作”一章中的文字。

后又以教师代表身份选为市县两级政协委员，既获发言的机会，倾听和探讨教育的现状得失，自然成为分内之事；还有在本系统大小研讨会上发表的讨论观点，以及自己平时的一些教学反思。凡此种种，整理成文，就形成了“在教言教”一章的内容。

教育是一个特别看重成效的事业（成效该是什么当然众说纷纭，但我的底线是不能让学生成为争议和实验的牺牲品）。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和高考复习的针对性，教法研究和考法研究是我工作的一大内容，面对考试中分数比例最大的阅读与写作部分，也琢磨出自己一定的做法，且在教学操作中成效明显。把它们梳理出来，以便与同好交流，这就形成了“金针度人”一章的内容。

基于对“研究性学习”理念的实践和对乡土文化的思考，我在这几年积累了一定的素材，并将其中感触深者形诸文字，最终写成这种文体难以归属的介乎论文和散文之间的文章。文原无定法，自己又颇厌端架子“做学问”的乏味的高头讲章式的东西，于是不揣浅陋，以之示人，形成了这组“民俗放谈”。

教师将自己的全副精力倾注于教育，这自然是一种职业责任。但作为有写作之长的语文教师，仅限于“述而不作”，则又觉得多少是一种缺憾。责任田得勤为耕作，后花园亦应种花数丛，这才能使我们在职业行为的劳累困倦之余有一个寄托自己情怀的地方。当然阅读也可以。但阅读是看人家的花，写作是务自己的花，意义不一样。进入写作，起码能使我们锻炼自己的思维，优化自己的文笔，激活自己的感觉，对于抵御职业倦怠和感觉钝化有一定的价值。当然，这有别于八股味十足的“下水作文”，是“我手写我心”的产物。这种写作选了几篇，就是这组“试手做羹”。

附录部分选入了《定西日报》对本人的一篇报道。如果忽略掉“报道体”惯常的溢美成分，基本可以看做是我的简历，算是为我的文字生涯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背景。

姚志忠

2010.12

目 录

第一章 精耕细作——走入课本纵深地带	(1)
1. 《窦娥冤》中三重天	(1)
2. 相爱情是真 见弃怨更深	
——略论“氓”的求婚动机及《氓》的悲剧实质	(5)
3. 读《红》四题	(9)
4. 陈情表：以情说孝 以智拒仕	(18)
5. 一声哀号 万悲齐发	
——《祭十二郎文》赏读	(21)
6. 巧借溪水 愤说贤愚	
——《愚溪诗序》写作主旨探析	(24)
7. 暮霭沉沉 别情悠悠	
——浅谈《雨霖铃》的意境营造艺术	(28)
8. 草木含恨 锦绣成灰	
——姜夔《扬州慢》反战情绪的抒发及其价值	(31)
9. 情因幻灭断 宝为尊严沉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悲剧探因	(35)
10. 同诉苛政各千秋	
——《捕蛇者说》与《促织》比较谈	(39)

11. 微言大义 点铁成金
——副词表意价值探析 (42)
12. 《雨霖铃》词眼内涵分析 (44)
13. 袁机与祥林嫂悲剧成因漫议 (45)
14. 灵与肉：脱壳奔逃还是共历苦难
——关于《促织》和《变形记》的一些思考 (48)
15. 风物依旧 人事已非
——怀人吊古诗文的抒情特点漫议 (52)
16. 追寻失乐园
——《荷塘月色》思想感情臆说 (56)
17. 记念，不只是为了忘却
——浅谈《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情感定位 (60)
18. 素锦着花 文质兼胜
——《南州六月荔枝丹》赏读 (63)
19. 《祝福》副词运用赏析 (65)
20. 挽欲望之弓 射悲剧之箭
——《项链》副词的蓄势价值探究 (67)
21. 《项链》主题再探 (70)
22. 以客观之景物 造主观之境界
——《荷塘月色》比喻赏析 (75)
23. 平淡不掩冷峻 感伤何妨达观
——《胡同文化》赏析 (77)
24.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我与地坛（节选）》赏析 (80)
25. 抑扬逆转 波澜顿生
——《毛遂自荐》和《促织》叙事艺术谈片 (83)
26. 《孔乙己》和《祝福》比较谈 (86)

第二章 在教育教——探究当前教育得失	(90)
1. 中学教育中人文精神是怎样丢失的	(90)
2. 重点班迷局为何难以破解	(93)
3. 效益与免责：中学教育严重扭曲的两大主题	(99)
4. 过度医疗与过度教育	(104)
5. 德育量化考核：德育的歧途	(106)
6. 审美缺失：中学生阅读指导的一个误区	(109)
7. 读与写应有必要的间离	(112)
8. 伪问题 伪过程 伪鉴赏 ——高考阅读命题方式的批判与思考	(115)
第三章 金针度人——漫谈教学措施方法	(119)
1. 学生质疑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研究	(119)
2. 教师怎样创造性地使用课本	(130)
3. 高考语文教学策略与全程材料选择	(135)
4. 高考作文不可不知的潜规则	(143)
5. 高考作文与文学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152)
6. 从近年来高考写作题的命题特点 看高中作文训练的命题原则	(156)
7. 强化素质 提高能力 ——我教高中语文的体会	(159)
8. 随课挖潜 就文取题	(164)
9. 从第一人称小说的特点谈对中学生作文的构思指导	(169)
10. 张效率之帆 建理想之塔 ——三级塔式作文教学法实验报告	(171)
11. 枯萎的花 复苏的爱 ——关于尊重生命教育的一个案例	(174)
12. 格言类作文的审题立意构思	(177)

13. 抒情毕其韵 说理尽其趣	
——从一个话题谈作文立意	(181)
14. 准确·新颖·深刻	
——关于作文立意角度的思考	(184)
15. 立意尚奇 表述求雅	
——高考作文进入发展层级例谈	(186)
16. 比较法在语文课内教学中的意义	(188)
第四章 民俗放谈——注目家乡风土人情	(193)
1. 民生除食别无天	
——谈家乡的吃	(193)
2. 青石崖 山丹花	
——谈家乡的穿	(198)
3. 愿望与规则的合成体	
——谈家乡的神	(201)
4. 一场悲喜交加的闹剧	
——谈家乡的丧事	(206)
5. 无可奈何花落去	
——谈家乡的民歌	(215)
6. 隆冬里的福地	
——谈家乡的火炕	(220)
7. 农妇的王国	
——谈家乡的农事	(223)
第五章 试手做羹——亲尝写作甘苦滋味	(226)
1. 草木有本心 何求美人折	(226)
2. 紫蕾赋	
——贺紫蕾文学社成立	(228)

3. 校园老树赋	(228)
4. 泥泞满路	(230)
5. 地怒难犯	(232)
6. 车过村路	(233)
7. 狗性通人	(236)
第一章 精耕细作	
附录：事迹报道	(240)

1. 《宝城冤》中三冤天

在关汉卿名剧《窦娥冤》中，被屈打成招将赴刑场的窦娥，先是怨气冲天，咒天骂地，似乎完全否定了“天”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令人赞叹其反叛精神的彻底，后却又对“天”发出三桩誓愿，并随着剧情展开一一实现，似乎又对“天”主持公道深信不疑，这就不能让人不感到矛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矛盾，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艺术表现？对此我们应怎样认识？

其实，在窦娥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矛盾。她“哭”着要“天”主持公道，却不同程度上，并不可靠。

与窦娥发生激烈冲突的这一冤天，是由被仇太守所管辖的蒲州地方政府的天，这也是窦娥们最易感知和息息相关的一重天。不过，虽然必要的命运造就了窦娥坚强的性格，但因其地位低下，眼界有限，所以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险恶缺乏明确认识，对官府还抱有幻想，相信“强欺横，终须有”的道理太守会为自己主持公道，因而在强暴儿的逼迫之下毅然选择“冒保”。孰料她的幻想在现实之士被击得粉碎。“窦娥冤”的父母官，荆州太守桃机，却是一个昏聩无能、痴心自用、毫无仁爱之心的官吏。他奉行着“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事实信条，将一个个无辜分明也不要在清官面前生生逼过“千般拷打，万种权要”的严刑逼供铸成了冤案。使一个“冤家”投来由怨上愤，不图报复而冤，惨遭杀害。屈打成招之后，冤

第一章 精耕细作

——走入课本纵深地带

1. 《窦娥冤》中三重天

在关汉卿名剧《窦娥冤》中，被屈打成招押赴刑场的窦娥，先是怨气冲天，咒天骂地，似乎完全否定了“天”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令人赞叹其反抗精神的彻底，后却又对“天”发出三桩誓愿，并随着剧情展开一一实现，似乎又对“天”主持公道深信不疑，这就不免让人大惑不解：这是一种不期而然的自相矛盾，还是一种别有深意的曲折表达？关汉卿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在窦娥的世界甚或是关汉卿的世界里，此“天”非彼“天”，且存在着不同层级，并各司其职。

与窦娥发生激烈冲突的这一重天，是由桃机太守所管辖的楚州地方政府的“天”。这也是窦娥们最易感知和息息相关的一重天。不过，虽然悲苦的命运炼就了窦娥坚强的性格，但因其地位低下，眼界有限，所以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险恶缺乏明确认识，对官府还抱有幻想，相信“明如镜，清如水”的楚州太守会为自己主持公道，因而在张驴儿的逼迫之下毅然选择“官休”。孰料她的幻想在大堂之上被击得粉碎。“明镜高悬”的父母官、楚州太守桃机，却是一个昏聩无能、师心自用、毫无仁爱之心的官员。他执著于“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审案信条，将一个事实分明也不难查清的案件生生通过“千般拷打，万种凌逼”的严刑逼供铸成了冤案。使一个无辜者“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惨遭杀害。屈打成招之后，窦

娥生命中仰望、依靠的那片天崩塌了，它在她面前是那样的丑陋和不可信任：“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争到头，竞到底，到如今待怎的？”她的刚烈不允许她彻底认输，所以在押往刑场的途中，她叱天骂地，怒不可遏：“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而且在最终得出了一个异常沉痛的人生教训：“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透过自己的鲜血，她才认识到了所处时代的黑暗与腐朽！

窦娥所诅咒的这个天，实即基层执政者亦即父母官所构建的地方政治局面和所营造的保一方平安的和谐氛围，它是统治者意志传输的一个终端，是维护其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它一旦出现问题，治下的百姓就是直接的受害者。桃机太守粗暴审案，严刑逼供，滥杀无辜，虽是社会大气候使然，何尝又不决定于一个官员的执政素质、判案能力和人道含量？所以在关汉卿看来，杀害窦娥的不只是黑暗的社会制度，更是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的桃机太守。所以最终受到惩罚的不是整个统治集团，而是渎职害民的地方官。在桃机被“杖一百，永不叙用”之后，对国家声誉造成损害的蠹虫被剔除，悬在楚州上空的这轮“毒日头”所造成的三年大旱方告结束，国家政权之树因除去了蛀虫而更具生机。从这一点来看，关汉卿对现实批判的锋芒指向是相当具体而且确定的，那就是昏庸无能草菅人命的地方官。他痛恨的，是局部的毒瘤给整个身体造成的危害，而对于整个身体的“健康”，他是深信不疑的。故而对罩在楚州太守这片“小天”之上的中央政府那片“大天”，还是充满期待的。果然，窦天章这个“廉能清正，节操刚坚”的“天意”的代表者被委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前来楚州修补被昏官庸吏蚀出破洞的那个“天”。他除了自身不错的品德与能力，还带有处处天假之权的“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当然是“威势万里”了。他为窦娥平反昭雪，惩处了造成冤案的一千人犯，着实是大快人心。这个“天”显然没有让窦娥失望。这种对“小天”的绝望和对“大天”的

期望，其实在第三折“一煞”曲中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你道是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冤案之所以铸成，与“皇天”无关，而是因为“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是缘于局部环境的恶劣而已。显然，作为知识分子的关汉卿，批判的只是统治者所用非材，导致百姓受害、政权受损而已，他并没有怀疑“皇天”是否是万恶之源的意思，不论他的哪出戏，作恶多端的总是“地头蛇”，最终还受害人一个清白并惩治地头蛇的总是皇帝下派的清官廉吏这样的“强龙”，结果总是风和日丽，海晏河清。这是窦娥和关汉卿都寄予厚望的“天”。

在关汉卿戏曲里“天”的组成元素中，除了带有象征意味的人类社会的中央和地方两重“天”外，窦娥冤案的平反，还有赖于被更多的人认同的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的那个由鬼神执掌的超自然的“天”。这个“天”，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仁厚之“天”，也是人们遭遇冤屈痛苦时呼唤的那个“老天”，在窦娥们看来，这层天是维护人间正道的最高法则，它保卫着人间的道义底线不被打破，一施一报毫厘不爽。这个“天”常成为关汉卿戏剧情节峰回路转陡现契机的惯用元素。它可能有时处于缺位而“错勘贤愚”，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忠于职守”的，最终的因果报应全赖它的出面，负屈衔冤者无不为此迟到的挽救而蒙枯木逢春之“大恩”，相形之下，第二重天的功劳倒更像是它假手而为。在《窦娥冤》中，这个“天”即为窦娥的喊冤之声所感，不光实现了她通过血飞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誓愿以明冤情的期待，还许她魂入州厅、让门神户尉大开方便之门，最终实现了诉冤的目的。这一重“天”的价值，经数千年宗教风习的濡染，几乎没有人能怀疑这冥冥之中监察人世的“第三只眼”，它仿佛一个全方位的监控器，每个人的一善一恶休想逃脱它的监视，那么生前或死后的一赏一罚自然毫无差谬。因此，窦娥们将平冤报仇的指望寄托到它身上，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窦娥们的想法不就是关汉卿的想法吗？窦娥们的救赎之路，不就是关汉卿的思想所能达到的尽头吗？

当然从今天看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拯救自己，只能靠自

己。因此,《窦娥冤》中的三重天,便是处于封建时代的窦娥们无力冲破的三层囚禁身心的牢笼,也是处于专制氛围中的关汉卿无法摆脱的三道束缚思想的茧壳。糊涂的地方官在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伟大的统治者在私察暗访锄恶扬善,万能的造物主在洞察一切秉公执法,成为关汉卿诸多公案戏和悲剧的定式思维。《绯衣梦》、《蝴蝶梦》中,造成冤案的无一不是昏庸的地方官,解决问题的无一不是朝廷派来的清官能吏,提供线索的无一不是在呓语或梦境中编造谜语展示奇迹的神灵上苍。至此我们可以说,关汉卿的“三重天”式的构思是他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司法状况的一种认识,当然其中也体现着作者的理想。作者与其说是在暴露黑暗,不如说是在呼唤光明。因为黑暗产生于任用失误,产生于滥用职权,是暂时的,而“一贯正确”的朝廷,“神目如电”的上天,却具备了超强纠错功能,他们总是平反着冤狱,拯救着良民,剔除着昏官,惩罚着罪犯。这匡扶正义的双重保险,即使一个靠不住,还可指望另一个,它们在牢固地守卫着人性正义的堤坝不被冲垮。所以,作品给人的希望永远大于失望。有人说《窦娥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确,把“人生有价值的”毁灭后又在某种意义上重获“新生”,悲剧的冲击力当然会大为减弱。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家固守着对理想的表达,由此而减轻了对现实的指控力度也在所不惜,既可敬,又可叹。这只能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文化氛围所决定的了。

尽管如此,作品的警示价值还是很大的,一个弱女子的死居然感动天地,甚至以为期数年的“亢旱”来显示奇冤,不正是暗示了民命不可轻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吗?若要寻找《窦娥冤》的思想价值,除了女主人公永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这一点也是相当值得肯定的了。“天意”和“民意”常有着奇妙的重合与转换,按这个思路一想,那么本剧的寓言价值就更加值得珍重了。

(原刊于河南大学《中学语文园地》2008年第8期)

2. 相爱情是真 见弃怨更深

——略论“氓”的求婚动机及《氓》的悲剧实质

在历来对《诗经·卫风·氓》的评价中，女主人令人同情的悲怨大抵已成共识，而对“氓”的形象和求婚动机却一直众说纷纭，而且这种分歧又必然会影响到对女主人公的评价和对《氓》的悲剧性质的认识。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氓”出场时的情态及其求婚动机的解读上。“蚩蚩”一词，有解作“忠厚貌”者（如朱熹注，后王力《古代汉语》、新版高中语文课本等皆采此说），有解作“笑嘻嘻”者（余冠英《诗经选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新出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三秦出版社《先秦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等皆采此说）。但不管是“忠厚貌”，还是“笑嘻嘻”，又截然分为两大动机：一是“忠厚”之下的假忠真奸、工于心计，或笑容背后的笑里藏伪、居心不良。笑里已藏欺骗，不笑机心更深，不论何种情态，“骗”字早已成为求婚的真实动机，氓俨然被贴上了“骗子”的耻辱标签。二是忠厚既无假意，嘻笑也含真情，但用心不专，中道见弃。那么，哪种理解更合乎诗歌原意？哪种认识更切中悲剧实质？这实际上不光涉及是否误读的问题，而且也决定着论者对纷繁多态的人生的深刻透视和对悲剧美学意蕴的准确把握。

首先，我们从“氓”与“我”的这场婚姻经历来看“氓”的求婚是在行渔色骗财的勾当，还是真诚的两情相悦。从笔者手头找到的一些资料看，将氓定为骗子的还不止一位论者。早在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名篇赏析》的何纯的《〈诗经·氓〉的艺术表现》中即作了这样的描述：“诗一开始，是那个骗子伪装忠厚、借口贸丝而别具用心地向她初施骗术的形象。”而稍后出版的高校中文系普遍采用为课本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作出了相近的描述：“负心的男子骗取了她的财物，也骗取了她的爱情，结婚才三年，她就被遗弃了。”再往后，收入学林出版社的《古典名篇欣赏》的署名蒋锡康的文章《控诉沉思决裂——简析〈诗经·

氓》中更如此说：“那个负心男人不仅骗取了她的财物，更骗取了她纯洁的爱情……纯真的爱情被欺骗了，贤良的主妇被休弃了，‘信誓旦旦’全是谎言。”而距今最近的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则如此措辞：“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这种众口一词地指认男主人公是骗子，出于对不义的谴责、基于对负心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却难免失之草率，不够理性。骗婚往往是一种短期行为，无论是猎色还是骗财，男方均会以极低的投入（时间、精力、资财等）来获取极高的回报（骗术成功，色财一得或兼得），不可能从“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即开其端。如此从儿童时期就费尽心机地放长线钓大鱼，历时未免长得离谱，根本不符合人生常理。事实上，他们的婚姻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的。“总角之宴”表明他们从小就和睦相处、两情相悦，完全是中国传统中“青梅竹马”的生动写照。及至青年，情窦已开，爱意更深，方才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方才有爱情历程中甜蜜的折磨——或为“我”因无良媒不合礼仪而难订婚期招来对方之怒，或为“不见复关”和“既见复关”引出“我”的悲啼与欢笑。喜怒啼哭，适显其情之笃。当然，他们的婚姻在大体顺利的情况下应是略有间阻——为何女主人公被休后会“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这“笑”推测下来不外两种含意：一可能笑其未守妇道而被休，是罪有应得，但“女也不爽”，并无把柄可抓；二更可能笑其未听家人劝阻而执意跟对方“三岁食贫”，却终于被休，是咎由自取。另外，可能还有对“匪媒不得”的礼俗的遵从和“体无咎言”的六合吉日卜定中令人心焦的等待。但这些间阻往往是爱情的催化剂，“越间阻越情欢”（白朴《阳春曲·题情》），终于“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带上嫁妆，坐着马车，奔向朝思暮想的幸福生活，有情人终成眷属。何文与章骆论著显然忽视了《氓》在后半部分对男女主人公爱情历程的回忆，而将“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当做披着“一见钟情”外衣的骗婚，特别是后者，居然用了“搭识”一词，使整个求婚陷入淫荡暧昧的不洁气氛中去，与朱熹“荡妇被弃而自道其悔恨”之解如出一口，实在让人难以苟同。从另一方面看，如将氓的求婚冠以“骗”字，实际上也就不免投鼠毁器，损害女主人公形

象。因为若是男方心存欺骗，那么女方难具慧眼，轻食“桑椹”也便不无值得讥议之处，其兄弟之笑亦就变为读者之笑，悲剧力量必遭削弱。

既然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走过了一个由两小无猜到互相爱慕，再到共谐连理的健康成长过程，那么“女也不爽，士贰其行”的结局出现，是否又是缺乏依据的呢？不少论者（如上所举）大约在这个问题上为了找到一种简单显豁的因果对应，于是就将这桩本属自由结合的幸福婚姻定性为骗婚了，因为只要给男主人公贴上坏人的标签，那么出现一切坏的结果的难题就统统迎刃而解了。其实对人物形象与品格的这种简单化处理，是将原本内涵复杂丰富、饱含人生教训的名篇，降格到将人物类型化、脸谱化的民间传说档次上，未免唐突西子，大煞风景。依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所论，是将性格复杂的“圆形人物”变为性格单一的“扁平人物”了，完全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倒退。

其实，《氓》所反映的爱情悲剧，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人类见异思迁的本性、婚姻双方对生活目的的判断的错位等因素合力造成的，它不鲜见于古代，更未绝迹于现代。从这种悲剧见于历代记载与歌咏的密度看，它与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美满婚姻一样，构成泾清渭浊的同流景观，是人类婚姻大合奏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变奏，几乎可看做是为另一种常态。在中国，虽有司马相如《凤求凰》的爱情召唤，有夫妻二人当垆沽酒、患难与共的情分，也终难免卓文君有《白头吟》之哀；虽有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金口承诺，有亲上加亲的婚姻纽带，也终难免陈皇后生《长门赋》之悲。在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中，女主人公为帮助男主人公盗取金羊毛，背弃家庭，杀死兄弟，断绝一切后路，只为一个“情”字，婚姻可谓有恩与爱的双重保险，但仍不免因美貌消退遭丈夫离弃，最后上演出杀死亲子和丈夫新欢的复仇惨剧。这说明，人的感情是多变的，爱情在琐碎劳顿的婚姻生活中是一个递减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像氓一样重貌轻情的人来说，“华落色衰”是极可能导致“复相背弃”（毛诗序）的结局的。李夫人之所以在临终前不愿以病容面对皇帝，是深深参透了个中况味的（见《汉书·外戚传上》）。

因此，“氓”对“我”的背弃绝不是 在求婚之初就心存歹意的，爱情的